

乱世影劫

乔迈 著

独臂将军余秋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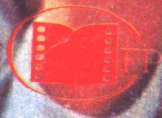
《创业》编剧逃难

贺龙之女出阵

毛泽东发话了

“女皇”钦定十大罪状

江青伺机反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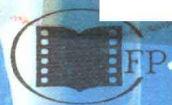
中国电影出版社

J909.2
2
1

乱世影劫

乔迈 著

054685



中国电影出版社

1990 · 北京

责任编辑：许浅星

封面设计：朱丽叶

乱世影劫

乔迈 著

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北三环东路22号)

顺德桂洲印刷纸类厂印刷

汕头市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87×1092毫米1/32 印张：5.125 插页：2

字数：120000 印数：30000

1990年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ISBN 7-106-00307-7/I·0037 定价：2.50元

序 影坛轶事，惊心动魄

这是十几年前一桩惊心动魄的影坛轶事。

我孤陋寡闻，不知道在中国和世界电影史上是否有过任何一部别的影片，曾经象《创业》那样大起天落、巨衰巨兴，忽而让人喜上眉尖，忽又叫人愁容惨淡，好就好得天堂上坐，坏就坏得地狱里卧。那导演于彦夫，那编剧张天民，两位斯文艺术家，一会儿受命写总结经验的文章，一会儿被逼作检查认罪的发言，庆功喜报还没来得及在手心握热，又早隐约听见了镣铐丁当……岂止他们两个，就连整个长春电影制片厂，整个中国文化艺术界，都被弄得昏头昏脑，陀螺也似转，风车一般旋，脚下无根，心中无主，身如飘絮，随人仰俯——空间物理学称这种现象为“失重”。这是艺术的“失重”，政治的“失重”，整个中国大平面倾斜了，艺术必然要随之倾斜，人又何能免！

“好极了呀，《创业》！”亿万工人、农民、士兵和知识分子大声拍手说。

“坏透了呀，《创业》！”那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女人也大声拍手说。

于是，全中国就都愕然，茫然，昏昏然。

事情终于提到了最高领袖那里。

那是通过暗中的渠道，非常的手段，秘密的方式，地下工作的办法，而且冒了极大危险才送达的。其中紧张地动员起来的人虽只三五个，但那三五个人却有当时政局中相当重要的大人物，而下边则是蒙冤未解的贺龙元帅的女儿贺捷生。

贺捷生！小个子的、柔弱的、说话细声细气、办事果断大胆、颇有大将风度的一位不寻常的女性。

唔，还有白桦，写过挨批评的电影剧本《太阳和人》的风流倜傥的才子。

然后是张天民！一介书生，然而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不顾了爱妻弱子，舍却了身家性命，莽莽撞撞大告其“御状”！

哦！《创业》何幸，竟受到最高领袖的关照，除了罪孽深重的《武训传》和《清宫秘史》，在中国，可还有别的电影有过这样的奇缘？

“此片无大错！”毛泽东一言而定乾坤。欢呼吧，跳跃吧，我们胜利了——长春电影制片厂一片沸腾，独有张天民半是笑脸半是苦脸。

他知道事情断不会到此结束。

他是对的……果然转眼重又大祸临头。

事隔十几年之后，今天回过头看，《创业》的确不是完美无缺的作品。长影的一群艺术家，蹩脚地、费力不讨好地在影片里渲染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他们言不由衷地对知识分子所作的偏颇的描绘，如今看来都显得可笑，甚至滑稽了。但这种感觉只在如下的条件下才有意义：那就是过来人对以往的追省和反思。我们不能多加责备，就象今天站在青

笋似的导弹发射架下边的将军，对往古身裹兽皮、以弓箭和矛猎杀野象的青铜时代的勇士不能多加责备一样。《创业》的成就与败笔是由当时社会的各种矛盾决定的，它不是作家、导演和演员个人的事情，而是一种“历史行为”和“社会产物”。

但《创业》仍然不失为中国工人、干部和知识分子的一曲高唱入云的颂歌。《创业》作者们非同凡响的激情和才智，甚至也违反他们自己当时的心曲，处处赋予了影片以自我相悖的辩证性格特征。《创业》的出现，在当时整个不和谐的社会奏鸣曲中产生了一个生动的变音。它在“文革”文艺和新时代文艺之间划出了一条线。“文革”文艺的坚强卫士和“旗手”于是暴跳如雷。在别人没有察觉的时候，她察觉了；别人尚未意识到的东西，她意识到了。如果把她看作魔鬼，那末，她也一定是个杰出的魔鬼——她的灵敏的嗅觉，使她比她的任何追随者都更清楚地看到了《创业》的不可容忍，这是一部同她的政治哲学和艺术哲学大唱反调的作品。她的强烈的、神经质的个性，驱使她必定要蛮横地施展淫威，扼杀《创业》，但她这样做的同时，也就给自己敲响了丧钟。

《创业》的出现及其遭逢到的难以想象的危难成了一个象征，表明一场恶梦将要过去，一个清醒的新时代的黎明将要到来。谁能说，它同一年之后出现的“四五运动”、亦即丙辰清明天安门广场群众革命浪潮没有血肉渊源呢？“文革”的沉沉黑夜以文艺的批判为序幕，似乎也将以文艺的批判为报晓的鸡啼——这就是电影《创业》。

1986年热浪袭人的夏天，我受《电影文学》编辑部委托，

在长春——北京之间，采写关于电影《创业》拍摄、公映前前后后的故事，我的心同我采访的事情一样波澜迭起。多年以来，许多事已经广为人道，也有不少事鲜为人知；许多事曾经作为“小道消息”、“马路新闻”和“政治谣言”传布，也有不少事被淹没掉了；许多事当时看似荒诞不经，实际上确是真的，也有不少事经过民间文学家的天才创造走了样。我觉得有责任把全部事情的真相写出来，留存人间。我不敢说本文所记就是信史，但至少可以说比较接近于信史。我相信读者们会感到兴趣，就象我们对逝去的某些激动人心的历史事件总会感到兴趣一样。

目 录

序 影坛轶事，惊心动魄	1
第一章 预伏杀机	1
一 不祥的萨尔图风雪	1
二 独臂将军余秋里	9
三 神秘的钓鱼台17号楼	16
第二章 风云骤起	27
四 江青看《创业》之谜	27
五 大难临头之前	32
六 “女皇”钦定十大罪状	42
七 似有若无的“黑手”	51
第三章 挑战者	56
八 邓小平苦斗江青	56
九 贺龙之女出阵	61
十 白桦鼓动张天民	66
十一 北京夜色阑珊	74
十二 张天民告御状	82

第四章 绝处逢生	95
十三 《创业》编剧逃难	95
十四 毛泽东发话了	103
十五 江青伺机反扑	109
第五章 虎头山“女皇”讨逆	117
十六 邓小平二度遭劫	117
十七 “旗手”大摆鸿门宴	127
十八 左派领袖的威风	138
十九 压不服的告状人	148
尾声 历史的判决	155

第一章 预伏杀机

一 不祥的萨尔图风雪

狩猎人的小村落萨尔图静静地躺在北满荒原上，数百年来酣睡不起。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之初，几乎一夜之间，象从地底下冒出来似的，这儿及其附近平如镜面的大草原上，突然涌现出喧腾呼号的万马千军。其中一个人浓眉大眼、魁伟雄壮，他和他的伙伴，在一位号令千军的独臂将军指挥下，用一种钢铁的长东西凿地球，捅开了厚达千尺的坚硬的地壳，从地心深处引出了一种黑而亮晶晶的液体，奔流汨汨。这个人后来以“铁人”的称呼名扬天下，萨尔图及其附近地方也同时获得了一个新的名字：大庆。

“铁人”在十年动乱中被七斗八斗，遂于1970年11月含恨病逝。但是，他的名字和由他体现的“大庆精神”却弥远弥珍。

早在“文革”之前，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就提出，希望文艺界、特别是电影界反映“铁人”和“大庆精神”。长春电影制片厂和上海电影制片厂为此派出过几位经验丰富的导演前往大庆，都因种种原因而放弃了努力。

1972年11月，即“铁人”逝世整整两年之后，石油城萨尔图用冲天的大风雪迎来了几位客人。他们一下火车，就被这儿的广袤、深邃、无与伦比的雄奇景象激动得热血沸腾。

他们是于彦夫和张天民，还有另外几个人。

于彦夫，中等身材，赤红面孔，虽只四十八岁，却有点过早谢顶，因此显得前额广阔，且有两道深如刀削的横纹，嵌在那额上，且目光灼灼，一见必定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表明这是一位多血质的行动型人物。在此之前，他虽然已经拍过五、六部故事片，但“文革”狂涛中的故事片，特别是象大庆这样敏感的题材怎么搞，他心里没底。厂党委布置任务的时候，他就执意拉上了张天民。

和于彦夫站在一起，张天民显得文弱多了，不仅因为肤色白皙而且戴着眼镜，他的体质也单薄，说起话来有一种吴侬软语的味道，举手投足皆文质彬彬。其实他和辽宁出生的于彦夫一样，也是北方人——河北涿鹿，属于燕赵慷慨悲歌之士那个圈子，但如果不是后来他有甘冒天下之大不韪，向最高当局击鼓鸣冤的“大动作”，单看那个样子，恐怕人们始终会把他认作文雅的江南秀士。

于彦夫拉张天民是有道理的。

这位二十七岁写出电影剧本《鸿雁》，三十岁写出电影剧本《路考》的青年作家，对石油地质战线并不陌生。早在“文革”以前，他就曾经身背采矿袋，手拿地质锤，跟普通地质队员们混在一起，跋涉过长白山和太行山的崇山峻岭、悬崖峭壁。

后来的《创业》里边，地质情况谈得多，谈得地道，和张天民的这一段生活积累大有关系。

“四清”时候，张天民又跑到四川省石油普查大队去，两只眼睛透过近视镜片，在大地上逡巡着找油，他那双手还试探着握过刹把。那一年的春节，他就是在井场上度过的，害得他那位新婚不久的妻子、毛纺厂女工赵亮，一个人在北京的家里，怔怔地独望伊人。

于彦夫和张天民来到萨尔图，迎接他们的，除了大风雪和大庆人，还有华克。

北京电影学院1960年毕业生华克，后来执导过影片《追捕之后》、《蓝鲸紧急出动》和《密令截击》。当时他是长影的副导演。

华克在一年以前受命来到大庆。只他一个人。当时他刚刚三十岁出头，年纪轻，热情高，干劲大。他到处游说，收集材料，闹得整个油田都知道了长影要抓这个题材。他还根据长影党委的指示，得到大庆党委的支持，甯弄起了一个“三结合”的剧本创作组。该组最初多达四十几个人，后来精兵简政，留下了四个人。有曾在“铁人”王进喜身边工作过、并且是以后极有名的报告文学《铁人的故事》作者之一的卢泽州，谑称“小炉匠”；有喜欢写新闻报道材料、能言善辩、热情高涨的政工人员门加利，人送外号“门大炮”；还有王基和华克。

于彦夫和张天民以创作组组长和执笔者身份充实进来以后不久，当时的长影副导演，华发早生的高天红也来到大庆，参加了创作集体。

差不多与此同时，他们得到了江青的一个具体指示。

早在五十年代初期即担任过中宣部电影处处长的前电影演员江青，作为有身份的中国第一夫人，长时期里珍重芳姿，

不肯轻易抛头露面，直到“文革”伊始，她才走到前台，始则出任权力极大、权威极重的“中共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副组长，继而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她的兴趣本来已经转向政治领域，但仍然不愿放弃她熟悉的文化艺术。作为昔日上海滩上的二、三流明星，江青在新中国文化艺术这条战线上指挥如意的地位是逐渐稳步确立起来的。批判电影《武训传》和《清宫秘史》、为批评红学权威俞平伯的“小人物”鸣锣开道，都有她隐蔽的影子在。当“文革”序幕即将拉开之际，差不多已经成了“副统帅”的林彪又助了她一臂之力。在《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这个杀机四伏的历史性文件里，她首次提出了所谓“十七年文艺黑线统治”论。正是这个论点，迫使中国文坛的耆宿们以及由这些耆宿率领的文艺大军，一齐臣服于她灿烂的石榴裙下。她毋须挟天子便可以号令天下，她的话成了文化战线的“最高指示”。

1972年9月，江青发出了关于大庆题材电影剧本创作的原则指令。她的话是：

“《中国文学》这篇文章很好，可以以这个材料做为基础，不要写真人真事，不要用铁人的名字，用他的材料。不要局限在大庆，多跑几个地方，视野开阔些，要塑造典型嘛。”

“要从玉门写起，这是历史。”

江青提到的文章，指的是发表在1972年第七期《中国文学》（中文版）上的报告文学《铁人的故事》，该文作者署名为“大庆油田工人写作组”。江青的这一段话后来被概括为六个字：“照报告文学搞”。

长影《创业》创作组的成员们当时对江青并无二心。张

天民后来说：“接受了执笔任务以后，我真想认认真真照江青的指示办，想使她满意。”但是，久矣养成的创作老习惯难改。他们比较仔细地读过那篇报告文学以后，就迈开双脚，跑到生活里边去了。他们要用自己的眼睛看和用自己的心去体察，现成的东西化不成活生生的形象。一旦有了自己的真切感受，进入文学构思的时候，他们就把《铁人的故事》轻轻放到一边去了，这是日后他们遭到江青严厉斥责的一个重要原因。

张天民和他的伙伴们以很大的热情阅读了上百万字的文字材料，其中有历年的“大庆战报”，六十年代初期会战总指挥部的会议记录，前线指挥员们的重要讲话和“铁人”王进喜的事迹材料。他们都没有见过那个喊出了“石油工人一声吼，地球也要抖三抖”的英雄，只能依靠第二手资料，好在大庆这块热土上，寻访“铁人”的足迹并不困难。“小炉匠”带他们到1205钻井队二大队去，那里是王进喜生前劳动、战斗的岗位，他的战友和徒弟们都在。一谈起“铁人”老队长，这些天不怕地不怕的五尺汉子都哭。说到在三年困难时期开展的石油会战，老队长不顾自己浮肿，把每餐的两个窝窝头分出一个给别人，深受感动的电影艺术家们就要求队里也给他们做一顿那样的窝窝头吃。

这不是寻常的“忆苦饭”。当他们拿起金黄的窝窝头，就仿佛看见了那个人，穿一身沾满油污的破旧棉工装，披着老羊皮大衣，面色黄肿，然而始终不减刚强的、不屈服的笑容。

笑容突然消失了，他猛地站了起来，向着浩浩长天、茫茫大地，眼里射出火一样的光芒，他悲怆地、悲壮地吼道：“我就不信，石油都埋在别人的地底下，咱们这么大的国家就

没有油！……”

“铁人”的声音，他们听到了，听到了“把石油落后的帽子，甩到太平洋里去吧！”他豪迈地叫着，以中国人民的万难不屈的凛凛壮志。为了这个崇高的目的，他献出了自己的一切，而被窘迫的经济形势困扰着的国家所能给予他们的只是每餐两个窝窝头。

窝窝头拿在手里，艺术家们都吃不下，好象它是那个把国家民族的危难担于一身的人的心，纵然死了，他的心也还在欢蹦跳动……大家泪眼望着泪眼，眼前矗起了一座丰碑。

“我们要塑造火一样的铁人形象。”事后，于彦夫静静地

说。

“不然，我们对不起他。”张天民一边擦拭着眼镜，一边凝神望着荒原，以及荒原上这里那里排列着的小小的、白色的井房和童话般的采油树。

荒原阒寂无声，油区整洁恬静，就是名满天下的石油城大庆——萨尔图，也不象任何别的城市那样喧哗热闹，它不屑于表现自己和向世界炫耀。

作为一个崇尚深思、不苟言笑的作家，张天民非常迷恋这一块土地。紧张的采访之余，他有时喜欢一个人走出去，或者到井队里去看工人们干活，稍带谈话，或者同他们一起挖泥浆池。挖泥浆池也不是轻松的活计，尤其是冬天，要用铁钎子凿，那时，冻土块就乱纷纷飞起来，眼镜片上于是留下许多小白点。冬天里洗钻杆也考验人，棉花蘸着冰冷的柴油，手一下去就变成了“透明的红萝卜”。

他还亲眼看见过实际生活中的“秦发愤”，那个膝盖下边

留有敌人的炮弹皮，从会战开始以来每天跪在钻机上擦机器的朴实工人。到张天民去看他的时候，这位奋不顾身的战士，整个人已经累垮了。张天民在“我不能卧下去”一节里，出色地描绘了这个普通工人的感人至深的形象。当华程充满感情地说到：“老周哇，散会以后，你把我的椅子搬走，给秦发愤同志放在柴油机旁边，有空让他坐一坐”时，每当电影放映到这里，剧场里边总是一片唏嘘之声。那不正是作者和导演们的眼泪吗？

夺油会战确是艰苦卓绝的，却又充满着磨损不灭的英雄主义精神，甚至也有在那种环境里，从真正的、大写的“人”的身上迸发出来的无处不在的幽默感。这使“铁人”和他的战友鲜明区别于为任何剥削阶级理想献身的殉道者。

有一次，张天民到工人宿舍去，大家招呼他一起吃饭。张天民注意到，木板搭起的饭桌底下长着野草，因为不见阳光，那草细弱而黄，有如铜丝，然而偏又有青蛙在草间叫，并且要跳到人的脚面上来，一面鼓着亮晶晶的小眼睛——他感到新奇，工人们就哈哈大笑，说，自从会战结束以来，这样的景象已经见得少了。

后来，张天民把这幅蛙鸣草长图写到了《创业》里。周挺杉正陪着远来的母亲和妻子吃饭，听见青蛙叫，担心影响亲人的食欲，忙抬起脚偷偷踢，慈祥的母亲、贤惠的妻子就和政委一起笑。这个细节后来被剪掉了，殊觉可惜，谨录于此留念。

萨尔图草原是很美丽的，美丽，神奇，丰富。春天虽有漫天的大风沙，但风平沙止的日子，便可见野花灿然怒放。土地多盐碱，花朵不大而且疏朗，绝不象南国木棉树那般秾

艳繁密，它们只是星星点点，于望不尽的碧绿中显出金黄和粉白，蓬勃着这草原春天的旺盛的生命。还有云雀和叫天子，这时的鸟儿都装扮一新，个个都是新嫁娘或新郎官，它们心里鼓荡着爱情，因此它们的歌声都嘹亮。

夏天，草原闷热而多雨，井队搬家是苦差事，但也壮观异常。人的脚和车的轮踏碾出一条黑色的、黏乎乎的路，伴以粗犷的号子，此伏彼起。大团乌云在头上翻滚，闪电也来助威，更有一万面天鼓合鸣，天雨如同倒海翻江。这时，人必得挺直了腰杆、拿出勇气来才行——胆小鬼在这里没有立足之地。

诗人气质的张天民更喜欢草原的秋天。如果忽略了蚊子和小咬的嗜血战，草原秋天的黄昏就是一幅画。苍茫辽远的地平线上，血红的巨大的落日进射着万道金红、桔黄和凝紫，悲壮而深沉。井架在太阳中兀立，钻井工在太阳中劳动，方是眉眼毕肖时，忽又幻成一幅剪纸，在无限穹窿的背景上，停格，让人饱览这天造地设的人间奇景。

短暂的秋天过去了，大风雪重又笼罩了草原的日日夜夜，《创业》创作组的同志们心里不平静。作为一部以大庆会战为题材的影片，他们不能以单纯塑造工人形象为满足，他们的视角广阔得多。实际上，石油会战的胜利，处在关键部位的是指挥这场战斗的领导干部，打先锋的则是一群有作为的科学家。当李四光轻轻转动写字台上的小小地球仪，“陆相地层贫油”的理论就瓦解冰消。大庆会战指挥机关正是根据他的独创理论下了决心的。张天民他们手中并不缺少这样的生活典型。解放初期，石油战线留下了一批知识分子，后来其中的一些人成了总地质师，我们自己培养的一些年轻地质